

周
经 著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

档案出版社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

周 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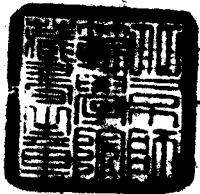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2798

档 案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1062798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
周 经 著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水利局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 65 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 11283.016 定价 0.60元

前 记

对于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著《史记》，已为世人所熟知。历代众多的学者亦做过大量的、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但是对于司马迁一生中曾较长时间做档案工作，《史记》在写作中曾大量利用各种档案，人们所研究和了解的就不是很多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生前曾教导今天的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在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较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司马迁、《史记》及其与档案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笔者不揣浅薄，写出这本小册子，是想为档案界与史学界研究这些问题做引玉之砖，为档案工作者和有关同志了解古代档案在编写史志和其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一点较系统的材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一些老前辈和档案界、史学界的老师们的热情关怀与帮助。曾三同志为本书题词：“档案工作者要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向司马迁学习。”这是对全体档案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冯子直同志、于青来同志、邹家炜同志、肖黎同志都曾审阅书稿，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时元第同志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深切的谢意。

笔者自知学力有限，对于本书错误与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周 经
一九八五年三月

档案工作也要遵循
周恩来同志的教导的
司马迁学习。

黄一平



司马迁像

中國科學院

第一屆
表
在
中
國
科
學
院
第
一
屆
年
會
上
發
表
的
演
講
稿
集

中國科學院

第
二
屆
年
會
上
發
表
的
演
講
稿
集

中國科學院

第
三
屆
年
會
上
發
表
的
演
講
稿
集

曾三同志：

来信奉悉。

我的看法，偏向于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史记集解在太史公自序注中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据此可见，严密意义的档案是存在太史室的。故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百年之间”四字值得注意。百年以前的旧档案或者丞相所得的副本等，便可能保存在石室金匱和天禄阁之类的藏书馆了。

自序中又云“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这是说他除手中所有的档案之外，还去检阅旧档案。

但以太史公兼管档案，在汉是以司马迁之死而告终的。上引如淳注续云“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拙见如此，当否请卓裁。

敬礼

郭沫若 七月四日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史官与档案	(4)
	掌文书者谓之史	(4)
	史官与档案	(7)
	秦汉前后的档案工作	(9)
三	司马迁与档案工作	(13)
	史官世家	(13)
	幼而学 壮而游	(15)
	《史记》——毕生心血的结晶	(21)
	为什么说司马迁曾是档案工作者	(30)
四	《史记》与档案	(35)
	司马迁所读“书”与档案	(36)
	司马迁为什么详写当代史	(45)
	《史记》中的画图、地图、工程图档案	(55)
	《史记》中的档案工作者	(59)
	《史记》与出土的竹简档案	(62)
	《史记》与甲骨文档案	(68)
五	几点启示	(76)
	主要参考书目	(83)

一 引 言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感到自豪。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有四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靠什么了解各个时期的盛衰兴亡、王朝更替，从中找出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呢？我们又靠什么了解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为今天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呢？毫无疑问，除了一些专门著作外，主要靠历史文献。

勤劳智慧、富于创造精神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举世罕见、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据统计，流传至今的史书就达十五万种之多。其中最珍贵、最重要的，是被人们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元史》和《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二十四史”再加一部《清史稿》，叙述了从远古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二二五〇年)到清朝统治的灭亡(公元一九一一年)前后共四千多年的历史，仅它们的编撰过程就将近两千年，其篇幅宏伟，史料丰富，确足自豪。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孕育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文明的源泉之一，它已经并且继续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当人们感叹“二十四史”的伟大作用时，不会忘记档案的功绩。档案是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项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编史修志之“根”。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档案就没有“二十四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保存到今天的历史档案数量极少。

说到“二十四史”，人们首先提到的必然是排在首位，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二十四史”灿若群星的编撰者名单中，最为人们推崇赞赏的也必然首推《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而且也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林。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档案工作者，他一生的经历和写作都曾和档案结下过不解之缘。

最早把司马迁和档案工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一九五六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出席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的代表时，曾对当时的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指示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档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就这个问题，著名学者郭沫若同志在给曾三同志的复信中曾经做过较详细的论证，复信道：

“我的看法，偏向于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史记集解》在《太史公自序》注中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据此可见，严密意义的

档案是存在太史室的。故《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百年之间’四字值得注意。百年以前的旧档案或者丞相所得的副本等，便可能保存在石室金匱或天禄阁之类的藏书馆了。

《自序》中又云：‘迁为太史令，编史记石室金匱之书。’这是说他除手中所有的档案之外，还去检阅旧档案。

但以太史公兼管档案，在汉是以司马迁之死而告终的。上引如淳注续云：“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档案工作》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在这里，郭沫若同志根据史实做出了“偏向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的判断。

现在，离周恩来同志提出“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做司马迁”的口号已有二十多年了。这个口号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新中国的档案工作者努力做好工作，献身档案事业。但是，由于汉朝至今年代久远，《史记》字句与现代汉语多有差异，所以，很多人对司马迁，对《史记》，对司马迁时代的档案工作了解很少。不了解司马迁、《史记》和汉初的档案工作情况，怎么能深刻理解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怎么能学习司马迁，做司马迁式的档案工作者呢？本书就是试图通过一些材料和分析，为档案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了解司马迁、《史记》及其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提供一些材料和看法。

二 史官与档案

掌文书者谓之史

研究司马迁、《史记》与档案的关系，首先要了解我国古代“史”的起源和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关于“史”字，《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说文解字》第六十五页）那么，这里的“中”字是什么意思呢？据近代学者考证，这里的“中”不是中央的中，而是当史册讲的“中”。《周礼·春官》讲到：“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秋官》中讲到：“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凡是官府及乡州的各级政权所形成的官文书和诉讼简册，都要有一定的官员整理、收藏和保管。清代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一书中，对这些记载阐释得更为详尽，他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及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言之案卷。此中字之本义。”因此，他的结论是“故掌文书者谓之史。”

可见，“史”字的形成与统治机构各级政权的文书、档案的形成与管理密不可分。因为既然“中”是“犹今言之案卷”的簿书，那么“持中”者的史当然就是起草、制订、收集、保

管这些簿书的人了。

在我国，史的出现应和国家的产生几乎同时。正如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指出的：“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可见，有条理的文书是实现国家统治的重要条件；“史”是政权机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古籍中关于史的起源记载很多。有的专家认为：“最早的‘史’就是古代部族中有所谓‘中旗’，各部族大都把大小事件，古今历史，记在中旗里。因此能写能记的人与古代掌书记的职官是时常结合在一起的，那也是当然的事”。（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二六页）班固曾说：“自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李贽《藏书》第六九一页）《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中第一句话就是：“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自伏羲始造书契，神农之世，民风尚朴，官设未备，黄轩之臣曰，苍颉取象鸟迹以作文字，记诸言行，竹册而藏之，史官之作盖自此始”。（《册府元龟》卷五五四，第六六四三页）这些说法虽有传说的成份，但能说明有“王”即有“史”是我国的特有传统。

清末前后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这些文字的流传与“史”有极大的关系。据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证实，在殷代的奴隶制国家中就有了专门记录统治者言行，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的官，这些官职称呼上虽不统一，职责范围也有大小之分，但是都与史字有关，行使的都是史官的职权。所以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出于史官之手的文书档案了。

到了周朝之后，随着阶级统治的加强，国家机器的扩大和

官府之间文书的增多，史官的职权也逐步加大，地位也更受尊崇。在最高的国家政权机关中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最高行政机密的文书，并以这些文书推行各项政令，实现王室对国家的统治。也就是《周礼·天官冢宰》中说的“史掌官书以赞治”。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治，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治，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周礼·春官宗伯》）可见“五史”虽职权范围各异，但都不离记录时事，起草文件，掌管文书档案这些基本任务，客观上起着记载历史的作用。

周朝不但王室中有史官，诸侯国也都设置史官，其职责与王室基本相同。在现存的典籍，如《左传》、《国语》、《礼记》等书中，都有史官活动的记载。从这些记载来看他们的工作范围，也不出记录时事和诸侯言行，收集和保管文书、简册，以及计历数、筮卜等等之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焚书坑儒，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很大摧残。但是中央和各级政权管理文书的史官并未取消。《汉书·艺文志》里提到秦朝的太史令名为胡毋敬，他曾与秦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分别编写出《苍颉》、《爰历》、《博学》等识字课本。由此来看，身为太史令的胡毋敬地位并不低，学问也很高。

汉承秦制，包括文书、史官等制度。其中太史令一职延续到汉武帝时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均为太史令，到司马迁以后太史令一职才取消，但其工作亦有人负责。汉以后由

於官员分工更细，丞相、尚书等高级官僚以处理政务为主，具体的文书官员的地位则有所降低了。

史官与档案

在我们分析了我国古代“史”的产生和史官的源流之后，史官和档案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什么是档案呢？按照现在的意义，“档案是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并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档案工作基本知识》第十二页）通俗一点说，档案就是办理完毕、归档保存的文书材料。文书材料虽与档案的性质作用有不同，但其内容与形式的构成却是同一的。文书材料是档案的前身，而档案又是文书材料的归宿。因此一般说来，有文书材料产生就会有档案形成。甚至有人认为，远古的“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就包含有记录在案，以备查考的因素。《易系辞·下传》中就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案。”至于阶级和国家出现，有了文字，并用文字颁布政令、书写文件之后，当然就会出现由文件材料转化而成的档案了。

既然档案是与文书材料几乎同时产生的，文书的起草与保管又与“史”密不可分，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的典籍中有大量“史”的记载而没有任何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记载呢？

档案一词在我国文字中的正式出现，是明末清初，《辞源》中“档案”条目说：“清杨宾《柳边记略》三：‘边外文字，多书於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

者曰档案，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辞源》第一六四二页）

这段简单的文字，多为研究档案史者所引，其原因是这里最早讲到了档案一词的来源。档案一词出现在明末清初，当然不可能在秦汉或其之前的文献中见到了。替代档案在文献典籍中出现的是诏、诰、令、谱牒以及中、简、册、簿、书等等；替代档案管理者在文献中出现的是称呼各异的史官。

应该强调的是，秦汉以前的史官和后来各朝在国史馆中专门负责编史修志的史官有很大区别。我国是到了隋、唐前后，随着史馆制度的完善和历史学的发展才出现皇帝下诏，宰辅监修，有人具体执笔的大规模分工编纂前朝史书的情况。在此之前一般都是私人修史。各朝史官不以修史为专职，他们的工作，高级些的，类似现在的秘书长，低级些的，类似现在的秘书、文书或档案员。

具体说，秦汉时期史官的主要工作是：

一、在帝王身边记言行。即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班固《汉书·艺文志》）

二、为帝王起草文书、管理文件。如有学者考证的：“周官之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为历史官者。惟五史（指大、小、内、外、御史。编者注）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周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七页）这项职责，在《史记》一书中更有详细记载。

三、整理、保管宫廷和各级政权的档案。我国最古老的